

何兆基：思考身體跟物料的關係

大學四年級時覺得自己開始創作，當時有在大學以外的地方租場展覽，例如：藝術中心、大一、參加 Fringe Festival 等。拿作品出來面對觀眾，就覺得自己是在創作。

如果要為我的創作分期，大抵可以分為下面數個階段：—

1. 啟蒙時期：在大一讀書，黃配江老師曾影響我對藝術的看法。
2. 正式接觸藝術／摸索階段：在中文大學藝術系修讀時。
3. 88-89 年畢業後港大首次個展：
畢業後一年日間讀教育學院，租村屋創作，並且在香港大學舉行了一次個人展覽。David Clarke 是第一個發掘我的人，他看畢我 Fringe Festival 的 Portfolio，邀請我在港大藝術系一間「房仔」做展覽，並贊助印製邀請卡，這事對我頗大鼓舞。
4. 畢業兩年後返回中大正職做助教兩年，另外一年做張義的助手：
我經歷過幾種學習方式：本地正規學院訓練、跟張義傳統師徒式的關係，在美國讀碩士自由開放，著重同學間互相刺激的學習等。張義對我的影響頗為重要，主要在做學問的方法上，他是我所遇見香港藝術家涉獵面最闊的人。
5. 美國碩士兩年：
重新思考何謂藝術、雕塑等基本問題。慢慢建立現在作品的方向。
6. 回港至今：
我以往的生活、工作都圍繞藝術，不用太擔心生活及經濟的問題。但讀完 MFA 返港，我開始思考藝術家生活模式與創作模式的關係，想如何在生活迫人的環境下創作。其實我也算幸運，返港後一年已經參加聖保羅雙年展，跟著也開始有幾個頗大型的展覽，展覽經驗如是一直累積。困難之處在於，展覽機會多了，但實際能投入創作的時間少了。現在也在想如何於兩者之間取一個平衡。

張義影響

中大畢業後一年，開始出現一些用 mixed media approach 的作品，如：港大展覽時，在爛木上繪畫、用樹枝做雀巢再貼上等。做這類作品可能是潮流影響，不知不覺間便做了類似風格的作品。

張義對我的影響，可能是關於自學的方法(如何有條理汲取養份)、敏感度(本能)等。有人把藝術家分為直覺和理智兩類，但我認為兩者可以沒有衝突而並存，重點在於他選擇呈現什麼給你看，呈現出來的反映他計算後的取捨。我與張義相處了一段很長的時間，所以比一般人能發現他一些較深入的優點。張義對我的影響在於 open up my mind：創作可以是怎樣的一回事、以藝術作為職業的情況又會如何。

我不會太著力去當一個 gallery artist，因為一旦認定自己是 gallery artist 時，容易令自己改變，會多了考慮作品能否賣出。我一直都當教師，之前一直教書，後來入了理工大學教三年，現在則於藝術中心 art school 當課程主任。

花旗啟示

儲錢往美國讀兩年書，覺得很珍貴，那裡有了很多跟其他學系交流、critique、上課的機會，頗刺激。去到一個外國人的地方，會開始想中國人身份的問題，我沒刻意將這些元素放在作品中，但 critique 時別人會告訴自己作品內東方成份是什麼，這十分有趣。在香港，別人會介定我以西方媒介為創作方向，但西方人會指出我作品是如何的東方，包括那件「腳踏兩個波」的作品，指的是比較哲學性那面的東方。這亦是一個收穫，會反思自己的作品，亦因為這種反思，會除去東西方之間的界線。

香港本土的成份我很少去想，反而在作品中會出現一些重複、像無甚意義的動作。某程度我會覺得是一些修煉式的東西，像和尚擔水一樣。行為本身未必是最重要和想說明的事，重要的是行為的過程。當行為不斷重複，會由量變轉為質變，一些無意義的東西不斷重複到一個程度，會變成另外一些東西。這經驗跟幫張義鑿木可能有些關聯。我會把 focus 放在身體的經驗上，感覺到自己的 energy transform 到 material 上，material 變成怎樣我不需負責，因為那不是我的作品。這促使我從另一角度看藝術這行為本身，而並非我要創作些什麼。創作到最後我可能總結到的是：身體跟物料的關係，一種不能直接述說的經驗，我往後的作品亦是嘗試探索這東西。

身體知覺

美國讀書時學校每年會有一個 lecture series，第一個 topic 是 human body，講者內容有關美國科幻小說、performance、art & science。那時了解到原來 human body 是一個很熱門的研究課題。我不斷思考自己一些經驗，一些可能已經在日常生活中麻木了的經驗。思考一方面提升了身體的敏感度，另一面則可回看近十多年 contemporary art 這方面的發展情況，亦幫助我思考自己作品可以推進到甚麼地方。由反思個人身體經驗、身體理論，推至 contemporary art 的發展、自己作品的發展。

早期作品比較濫情，看上去很傷感似的。現在，我覺得那些東西不值得被過份放大在嚴肅的作品內探討。我會視藝術為一種知識累積，當中有情感的部分，但那是很個人的，在創作過程中可能便可以滿足到，亦會隱隱地在作品中流露出來。宏觀地看藝術，我暫時覺得「情感」未必是最有需要在作品中表達的東西。坦白說，以我為例，便會將「情感」留待人與人之間接觸時，才予表達。所以我不想放太多感情於作品中，而餘下的便是知識，可以供人討論，可以不斷探究。

未來展望

構思作品時，我會由 object、body movement、materials 等出發，每一項都會有考慮，視乎作品的需要而定。以「Golden Proportion」為例，最開始可能是有興趣於古今中外對完美身體比例的看法，而接著其他元素不斷累積，作品慢慢成形。我沒有一個既定的創作習慣，我不擔心怎樣去完成作品，擔心的反而是怎樣去 present 作品。我發覺自己已有一套 present 作品的模式，那是幾「大路」的手法，我不太滿意。但展出時，又會很難跳出那模式，因為決定的並非是藝術家，而往往是展覽策劃人間接造成的大氣候。

觀眾如何看待作品是我們能力範圍以外的東西，我現在反而較多珍惜自己講解作品的機會。作品出現的處境已經決定它被放在一個怎樣的 context 中被理解，這不在於我期望觀眾怎樣了解我的作品，而是我能否選擇自己的作品於怎樣的情況下呈現出來。我想回復以往一樣，儲些錢，由自己去做一個自己的展覽。可能會回歸到 object 上——與其在自己近幾年的基本類型上不斷重複，倒不如返回更基本，造一些 object 的作品。希望可以在 object 上看到它出現前的一些東西，不靠紀錄去呈現，而是希望觀眾透過本身去思考背後的想法。

我希望在創作及教育兩方面可以平衡發展。另外，亦想幫助香港的藝術建制、擴闊觀眾的層面。現在香港沒有健全的藝術市場、觀眾層面亦很局限，但將來這情況可能會改善。將來觀眾跟藝術家的關係應該會越來越密切，接觸機會亦會較多，當中觀眾會是具批判性的，他們會有自己成熟的觀點，會懂得 appreciate 藝術品。

訪問日期：31.7.2001

訪問地點：

採訪、整理：梁寶山

資料來源：香港當代藝術研究及出版計劃

(Contemporary Art of Hong Kong – A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Project)

《他人的故事—我們的註腳：香港當代藝術研究 (1990-1999)》

(Someone else's story – our footnotes, Contemporary Art of Hong Kong (1990-1999))

(2002年7月，香港藝術中心。) (July 2002, Hong Kong Arts Centre.)

© Hong Kong Arts Centre 2002.